

开国传奇系列

唐朝

开国传奇

破尘而出

周祥森
湖北人民出版社

唐
朝

破 尘 而 出

周祥森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破尘而出:唐朝开国传奇

周祥森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24 千字 插页: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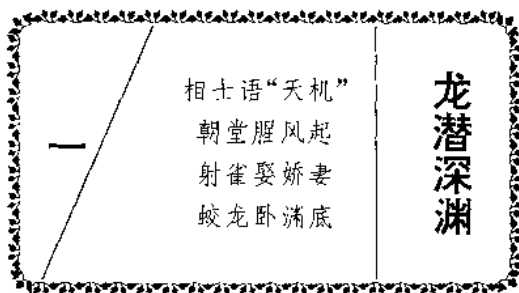
版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6 140 定价:11.60 元

书号:ISBN 7 - 216 - 02208 - 4/K·227

目 录

- | | | |
|----|------|-------|
| 一 | 龙潜深渊 | (1) |
| 二 | 秣马厉兵 | (29) |
| 三 | 甲子兵变 | (62) |
| 四 | 奠基西进 | (79) |
| 五 | 直捣长安 | (103) |
| 六 | 经营关中 | (140) |
| 七 | 称帝开唐 | (160) |
| 八 | 平定西北 | (190) |
| 九 | 攻克代北 | (205) |
| 十 | 横扫关东 | (230) |
| 十一 | 统一江南 | (311) |



仁寿元年。岐州。刺史李渊的府第。

这天，一位书生来到李府拜访李渊。书生姓史名世良，自称精于相术，尤其擅长相骨。相骨，就是一种根据人体的骨骼特征来推断其旦夕祸福乃至一生命运的算命术。李渊自从十六岁那年被姨父杨坚补授千牛备身，即担任皇帝的贴身警卫以来，二十年间，除了被破格升为地方刺史外，仕途再也没有出现什么新的转机。今天，听说史世良精通相术，便说：“史先生既然精于相术，就请为小弟相上一相，如何？”史世良笑道：“今日史某造次来访，正有此意。”说罢，他就离坐而起，捻着山羊胡须，迷着眼，细细地将李渊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并不时地用手在李渊身上这里摸摸那里捏捏。突然，史世良失声惊叫：“好骨法，好骨法！”李渊急切地问：“此话怎讲？史先生细说无妨！”史世良故作高深说道：“史某遍走天下，相人无数，唐公骨法，实平生所仅见，非同寻常。此乃帝王之骨法。唐公日后必定贵为天子。”

李渊心花怒放，一边招呼史世良落座，一边又吩咐家婢去叫儿子李建成、李世民等出来见客。不一会儿，建成兄弟来到堂上。李渊见建成兄弟到来，说道：“建成，你们兄弟几个都到父亲跟前来站好，让这位史先生给你们看看相。”史世良将李

建成兄弟端详了一番，然后指着李世民间李渊：“此儿今年多大了？”“只有四岁。”“唐公可不要小看此儿。你看他龙凤呈姿，天日露表，日后必居民上。若老夫没看走眼，此儿二十岁时定当济世安民，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相人相到了断定某人必做皇帝的地步，实际就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史世良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乘着李渊还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之中而未清醒过来，便起身告辞。李渊婉言相留，并坚持以重金相谢。史世良惟恐溜之不速，连忙推辞说：“区区薄技，不必言谢。只要唐公日后能洁身自爱，牢记老夫今日所言，老夫就不枉此行了。”说话间，史世良的脚步已出了大门。

史世良的话犹如在平静的湖水里扔下一块石头，激起了李渊心中的层层涟漪。史世良的话灵验吗？自己真有做皇帝的那一天？李渊送走了史世良后，在厅堂上来回踱步，不停地自问。突然，一个他非常熟悉的身影在他脑海中浮现了出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姨父杨坚。李渊记得，有一次姨父曾向他讲起过自己早年的一次奇遇。杨坚早年曾偶然遇到一位相士，相士坚持要为他相面，杨坚并不相信江湖术士的骗语，纠缠不过，只得依从。那相士说杨坚额上有五柱八顶，手上又有“王”字纹，日后必定作天子。后来果然应验：北周大定元年，杨坚在相继平定了反对他夺取帝位的相州总管尉迟迥、益州总管王谦和郢州总管司马消难的“叛乱”后，一脚踢开自己的年仅十岁的外甥周静帝宇文阐，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建立隋朝。那时，李渊还是个少年，但因幼年丧父，又熟读史书，所以对世事并非懵然无知。姨父篡周建隋一事，对李渊触动很大。特别是当李渊闻知姨父杨坚在篡位后不久又毒死了宇文

阉，他表姐杨丽华（即杨坚之女，北周末代皇后，宇文阐生母）终日以泪洗脸、疯疯癫癫的消息后，他更是深感震惊。姨父称帝开隋，尽管手段毒辣，不仁又不义，但毕竟验证了相士的话。既然姨父所遇到的相士的话有灵验，那么史世良的话也同样应该是有灵验的。想到这里，李渊猛然惊叫一声：“糟糕！”夫人窦氏听见叫声，慌忙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李渊吩咐下人赶紧出去追史世良，然后轻声对夫人解释说：“刚才相士史世良断言我日后必定作天子。现在是姨父家的天下，此话若传扬了出去，岂不是天子尚未做成，就已身死族灭了吗？”

史世良早已出了岐州城，不知去向。被派去追赶史世良的李府家丁，只得无功而归。李渊见杀人灭口的企图化作了泡影，直恨自己只顾高兴，竟然忘了史世良可能将“天机”泄语他人，从而给李家招来灭族横祸。

李渊虽然没能及时将史世良杀了以灭口，但他从自己姨父称帝开隋这一活生生的事例中，确信史世良的话必将变为现实。

然而，对李渊来说，想要取代隋朝，创建李氏王朝，此时还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此时，他还只是一个年仅三十六岁的地方刺史，没有任何可依仗的势力。虽然，从他的家世来说，李氏也是关陇世族中的一员。李渊的七世祖李暹在西晋末年曾割据敦煌、酒泉，建立西凉国。但国运不祚，到了李暹的儿子李歆统治时，西凉国就被匈奴贵族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消灭了。李氏家族到了李渊的祖父李虎时，才再度发达起来。李虎在北魏时官至左仆射，因家居赵郡昭庆县而被封为赵郡公。公元534年闰十二月，北魏大将军宇文泰联合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以及杨忠等人，毒死北魏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535年正月，

元宝炬在长安即皇帝位，改元大统，史称西魏。李虎参与其事，被封为柱国，并被赐姓为大野氏，死后又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昺袭封唐国公，并娶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与杨坚成了连襟兄弟。但当李渊四岁时，李昺就撒手人寰了；除了给幼小的李渊留下一个世袭的唐国公名号和一个显赫的门望外，李昺没有给儿子留下其他可依凭的东西。李虎时，李家与杨家建立了亲密关系。当时，李家从赵郡昭庆县迁居冯翊郡同州治所，与同为柱国的杨忠住在一城。李家宅居州城西北，面朝泝水。杨家宅居州城东南，面临大路。李、杨两家东西相望，只隔一公里，平日常常是你来我往，从此关系密切。到了李渊的父辈时，李、杨两家因同娶独孤信的女儿为妻，关系更加亲密。然而，杨坚篡周建隋后，杨家与李家的关系一变而为君臣关系，加之李昺死得早，李渊年幼，所以，李氏家族实际上已失去昔日的显赫势力。李渊自从十六岁开始踏上仕途后，虽得姨母垂怜，但终因失去了重温先祖旧业的机运，所以，到了三十六岁时，官品始终在三品以下，从未进入枢要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要创建李氏王朝，无疑是在沙漠上建楼阁。

对李渊来说，更加不利的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杨坚建立隋朝后，又通过武力统一了南北，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群雄四起、分立割据的局面，政治稳定；又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倡行节俭，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百姓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国库盈溢，四海升平，毫无衰败的迹象。在这种社会形势下，无论是谁，要取代现政权，另建新王朝，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史世良的话虽然激发了李渊当皇帝的野心，但李渊并不感到自己成为人主的这一天指日可待。在他看来，这一天

似乎是遥遥无期的。

李渊并不气馁。他在静静地等待时机的成熟。

四年一晃过去了。到了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突然从长安传来了隋文帝驾崩的噩耗。李渊大为悲恸。在他的心目中,杨坚不仅是他的姨父,更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如今杨坚突然去世,他像是突然失去父亲一般,哀痛万分。悲哀之情未了,从长安又传出一些可怕的消息:姨父是被表弟、太子杨广谋害死的;为掩盖自己弑父篡位的罪行,杨广还假托隋文帝的“遗诏”,缢杀故太子杨勇;又把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流放到岭南。因为隋文帝在遇害前发现了太子杨广对他的宠妃宣华夫人无礼,大怒之下曾密召柳述、元岩两人起草遗诏,废太子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并且密令他们两人去召杨勇。听到这些传闻,李渊大为惶恐和震惊。

杨广即隋炀帝。隋炀帝踏着父兄的尸体登上皇位后,腥风便一阵紧似一阵开始向李渊扑来。

八月,并州总管汉王杨谅起兵,反对隋炀帝。杨谅是隋文帝非常宠爱的一个儿子,以并州总管身份管辖从太行山以东直至沧海、黄河以北的五十二州,势力在诸王之上。隋文帝还特许他便宜行事、不拘律令的权力。开皇二十年十月,隋文帝废太子杨勇及其子女为庶人,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杨谅极为不服。当时,他以加强太原重镇的军备,以防止势力日盛的突厥族入侵为由,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又大肆网罗亡命之徒以扩充私人武装,结纳江南不得志的士人为幕僚,准备日后起事。特别是,隋文帝为防不测,曾与杨谅秘密约定,若朝廷玺书征召,只有有他们父子暗约的标记才真正是父皇召他,否则就是宫中发生了事变。隋炀帝篡位后,派车骑将军屈

突通以伪造的文帝玺书召汉王杨谅。杨谅发现玺书有假，知宫中已发生变故，于是以讨伐杨素为名起兵。一时间有十九个州风起响应。杨谅的军队直指京师，此时京师守备空虚。消息传来，人心大乱。

是响应汉王杨谅，还是坐观其变？李渊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和抉择。思前想后，李渊决定还是静观其变为妥。

杨谅起兵后，隋炀帝急令郭衍领兵保卫京师，同时派杨素领兵数万前往讨伐。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功臣，又帮助杨广策划种种阴谋夺得帝位。杨素受命后，率数万官兵直指并州。出兵第十天，他就用一支五千人的奇兵击破杨谅的叛军。杨谅兵败被囚，隋炀帝将他除名为民，幽禁而死。策划杨谅反叛的王琕自杀，南陈旧将萧摩诃被擒而死。杨谅所部官民受到株连，被杀害、流放、判刑的共有二十余万家。黄河以东、以北诸郡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李渊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更为重要的是，杨谅举兵旋起旋败，给了李渊这样一个教训：若没有十分的把握和成熟的时机就贸然起兵，即使手握精兵，拥有相当的权力，也难免失败。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李渊先后担任了荥阳太守和楼烦太守。两地都远离长安，楼烦更是紧邻塞外的偏远小郡，政治信息当然就相对闭塞，但可以因此而避开随时都有可能涌起的政治风浪。这对李渊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他可以远离政治中心，以局外人的角度冷眼观察局势的变化。

隋炀帝平定了汉王杨谅叛乱后，日益暴露出其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的一面。

就在嗣位当年，隋炀帝嫌长安地狭人稠，又远离他发迹之

地江南，于是令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东都工程每月役使丁夫二百万人，其中劳累而死者达十分之四五；还征发徭役从江南运送奇材怪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营建宫殿和苑囿。据唐贞观时期的给事中张玄素估算，运一根梁柱，就动用了两千人，花去了几十万个工日，所耗费用达数千万钱。东都工程一年完成，其速度古今罕见。新都建成后，炀帝又命人在洛阳西筑西苑，名曰芳华苑。苑墙长达二百余里，墙上皆以琉璃作瓦，紫脂泥壁。苑内挖有东西南北中五大人工湖，每个人工湖方圆达十余里。湖中碧水浮烟，四周花围柳牵。湖旁筑有几条长堤，堤上百步一亭，五十步一榭，两边杨柳分行，桃树夹岸。苑北凿有北海，方圆四十余里。北海涵虚太空，游鱼跳波逐浪。北海与五湖有水渠相通，湖海交界处即苑的正中央，造有一座大殿。海的北面开有一条长渠，用来接引苑外的活水。傍渠胜处，造了十六座宫院：景明、迎晖、栖鸾、晨光、明霞、翠华、文安、积珍、影纹、仪凤、仁智、清修、宝林、和明、倚阴、降阳，每院住四品夫人一人主持院事，宫女若干以备驱使。湖海中停放龙舟凤舸无数，以备隋炀帝及众妃嫔、美人随时游湖泛海。五湖及北海，都是青石剥岸。长渠自上而下，全用五色石砌成，清泉映带，水面上俱漾成五彩。北海中又一簇簇堆成了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神山用长峰怪石叠得嶙嶙峋峋，一眼望去，浑若天成，丝毫看不出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山上楼台亭阁交相辉映。山高出水面百余尺，站在山巅，东都箕山、颍水尽收眼底，还可西眺西京长安，远望江南。四海之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从各地贡献到西苑，把偌大个西苑填塞得桃成蹊，李列径，梅绕屋，柳垂堤，仙鹤成行，锦鸡作对，孔雀竞屏，金猿共啸，青鹿交游，宛若九洲仙岛，极乐琼宫。

秋冬时节，树叶凋落，隋炀帝就令苑中十六院夫人及众宫女剪彩为花叶，缀在枝条上，色褪便换上新的，使它四季如春；湖内也剪彩为荷菱菱芡。真可谓是“一夜剪刀声中，笑煞春风无用”！隋炀帝经常在月夜领宫女数千人，骑着骏马畅游西苑，还亲自制作《清夜游曲》，在马上弹奏。

为控制关东、江南地区，开发江南经济，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巡游江都，从大业元年至六年，隋炀帝征发役夫，开凿了一条长达三千零五十公里的南北大运河。河旁筑御道，沿河起造离宫别馆达四十余所，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各处行宫。据台湾学者柏杨先生推算，当时全国供隋炀帝一人淫乐的美女，总数在十五万人以上。

为满足自己的贪欲，隋炀帝在东都洛阳大集全国乐人和散乐（即百戏）。每年正月，他都要领着一班文武官员在端门城楼观看百戏表演，以示与民同乐。有时，他还邀请番邦外夷的首领和使臣一同观赏，以示大隋帝国歌舞升平，华夷一家。演百戏的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者达万余人，声闻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辉煌。乐人、舞人个个身穿锦绣彩衣。据说，为了制做这些彩衣，动用了长安和洛阳的几乎所有锦彩。

隋炀帝好大喜功。他经常马不停蹄地东巡西狩，以显示大隋帝国的国威。

大业元年八月，刚刚平定汉王杨谅的叛乱，隋炀帝就率领吕妃、文武大臣、僧尼道姑等数十万人，出巡江都。队伍从洛阳显仁宫出发，自贯穿洛阳城的漕渠出洛口后改乘龙舟。经过五十天，随从船只才从洛阳开拔完毕。隋炀帝自己乘坐的大龙舟，高四十五尺，宽五十尺，长二百尺，上下共有四重。上重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重有房一百二十余间，全部用

金玉装饰，雕刻奇丽；下重为宦官内侍居住。大龙舟宛若一座水上浮动宫殿。皇后、嫔妃、贵人、美人、十六院夫人、宫人、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姑、诸国使臣、卫士，分乘翔螭舟、浮景舟、漾彩舟、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飞羽舫、青鳧舸、凌波舸、五楼、道场、玄坛、板鹑、黄篾、楼船、八櫂、舴艋、平乘、青龙、轘轳、舳舻、艇舸等各种不同规格的船只，总计五千二百四十余艘。征用挽船民夫八万余人，仅挽漾彩以上船只的“殿脚”就有九千余人；兵士所乘船只，由兵士们自行拉纤，不给纤夫。庞大的龙舟队伍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领骑兵二十余万沿运河两岸护驾而行，旌旗蔽野，照耀川陆。巡游队伍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范围之内都必须进献食物；吃不完就倒入运河喂鱼鳖，或掘坑埋掉。运河两岸的百姓苦不堪言。

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动用军队五十余万人，马十万余匹。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张掖，西域二十七国遣使谒见。他下令武威、张掖的妇女都必须穿华丽的服装，焚香奏乐，歌舞达旦；又令商家酒肆免费为番邦来客提供吃住，听其所取，不得索价。

隋炀帝驱使天下来服从自己的贪欲，耗用万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搜求全国的美女供自己淫乐，致使才过上安稳日子的百姓陷入了灾难的深渊。许多地方的农民靠吃树皮、树叶、野菜度日，有的地方这些东西吃完了就吃观音土，甚至发生人吃人的事件。

百姓不堪役使压榨，对暴虐的隋炀帝恨之入骨，企盼有个真命天子出来拯救他们。但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能忍受

的群体，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绝不会铤而走险。所以，在起初，老百姓只是用一些童谣、谶语来发泄自己对统治当局的不满，希望当朝统治者有所警醒。“杨花落，李花荣”，“李氏当为天子”，“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这些童谣、谶语所表达的正是老百姓的这种心情。可是，批判的武器毕竟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隋炀帝不仅没有警醒，反而变本加厉，日益残暴，日益奢侈。于是，一些地方的百姓开始拿起战斗的武器，走上武力反抗的道路。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日夜发生的端门事件，是老百姓用武力进行反抗的最初尝试。当时，隋炀帝正兴高采烈地在洛阳城的端门城楼上欣赏元宵灯会，陪同观赏的有番夷首领和使臣。突然，几十名和尚打扮的人口称“弥勒佛降世”，闯上端门城楼，向隋炀帝行刺，不幸被隋炀帝的儿子齐王杨暕率领的卫队残酷镇压。

这些行刺隋炀帝的“和尚”来自豫州、平原、泗州一带，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有的因为朝廷开凿运河，家被毁了，亲人不堪苦役被折磨死了；有的父兄被征去攻打吐谷浑，抛尸沙场，或在班师途中路经大斗拔谷时遇上大雪封山被冻死了。他们流浪到了繁华的洛阳新都，在静安寺里安身，以和尚身份作掩护，伺机行刺隋炀帝，替父兄亲人讨回血债。结果，功亏一篑。其中，黑黑矮矮的领头“和尚”叫刘霸道，是平原人。行刺行动失败后，刘霸道凭藉一身高超的武艺，侥幸逃脱。翌年十二月，刘霸道在家乡集聚人马，举兵起义，以滨海临河的豆子坑为根据地，拥众十余万，号称“阿舅军”。

端门事件极大地震动了京师。隋炀帝下令在洛阳城中进行大肆搜捕，结果有千余家被株连。

同年六月，雁门尉文通聚众三千余人，举兵起义。十二月，

朱崖人王万昌起兵抗隋。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星星之火从此燃烧起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此时的隋炀帝担心的并不是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是朝中门风强盛特别是手握重兵的官僚。杨素为隋炀帝夺得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势力炙手可热，成了隋炀帝的心腹大患。大业二年，杨素患重病卧床不起，隋炀帝日日盼他早死。杨素深知自己功高盖主，隋炀帝对他猜忌很深，所以他既不吃隋炀帝派人送来的食物，又拒绝隋炀帝派来的御医的治疗，不久就一命呜呼了。隋炀帝得知杨素病死的消息，如释重负一般，高兴地说：“老东西死得其时。他若现在不死，日后我终究要将他满门抄斩！”高颎、贺若弼都是朝中老臣，德高望重，是隋炀帝当年率领大军平定南陈时的两员得力虎将。可是，隋炀帝当了皇帝后没几年，也罗织罪名把他们两人处死了，还把高颎的儿子流放到塞外，把贺若弼的妻子没入官府为奴婢。内史令萧琮，因社会上盛传“萧萧亦复起”的童谣，而成为隋炀帝疑忌的对象，被免去官职后，忧惧而死。随着时局日益动荡起来，隋炀帝的猜忌心也一天强似一天。上柱国、蒲国公李宽的儿子李密，脸庞黝黑，剑眉横卧，眉间巧生一粒朱砂痣。李密以父荫任左亲侍，即隋炀帝卫队的一名小军官。一天，李密在殿中执卫，隋炀帝看见了他，认为他长相奇特，尤其是那颗朱砂痣，按相书说法是执玺之兆，于是疑心顿起，当即下令免去李密的官职，驱逐出宫。

李渊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姨表弟隋炀帝的种种暴政，对逐渐动荡起来的社会政治局势，感到无比的兴奋。但是，从朝堂之上迎面扑来的一阵阵腥风，却也让李渊心惊肉跳，惶恐不安。

《易·乾卦·初九》云：“潜龙，勿用。”巨龙潜伏在深渊，暂时不宜施展才能。《九四》又云：“或跃在渊，无咎。”巨龙伺机而动，有时腾跃上进，驰骋于陆地，有时退处深渊，是不会有凶险的。面对猜忌成性的姨表弟隋炀帝，李渊觉得，要保全自己，只有采取“潜龙勿用”的对策，潜得越深越安全。但又不能让隋炀帝把他看成是个庸才，而失去仕途升迁的机运，所以在“潜龙勿用”的同时，还应瞧准合适的时机，腾跃上进，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干，然后又适时地潜回深渊。

李渊开始自如地运用他的策略。

大业九年正月，隋炀帝诏征各地兵马，在涿郡集结，并征发丁役修筑辽东古城，以贮存军粮，准备二伐高丽。其时，李渊已不再是地方太守，而在朝中担任殿内少监一职。隋炀帝见李渊始终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在地方任太守时虽远离京师却经常想着他，不时地派人给他送来良马和鹰犬，又是他的姨表兄，便决定升李渊为卫尉少卿，派他去怀远镇负责督运军粮。

李渊欣然前往怀远镇赴任。途经涿郡时，他稍事停顿，以便拜见在此监督大军集结的驸马爷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是当时权倾皇廷的左卫大将军许国公宇文述的二公子，大业三年娶隋炀帝的千金南阳公主为妻。但宇文氏家族与杨家有血海深仇。当年，杨坚篡夺宇文氏的江山，把宇文族的人几乎斩尽杀绝，只留下宇文恺和宇文述两人在朝中做官。因为，宇文恺巧于技艺，善于营造宫室，是个难得的建筑设计师；宇文述则在北周天和七年三月周武帝清除宇文护及其党羽的事件中，曾有恩于杨家。侥幸活下来的宇文族人，为保全性命，只得对新王朝竭忠尽智，内心深处却祈祷着杨家天下

早日灭亡。无论宇文恺还是宇文述，都是如此。尤其是宇文述，他为发展自己的势力，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全部押在了当时还只是晋王的杨广身上，出谋划策，帮助杨广谋夺东宫，进而夺取皇位。结果，他成功了。隋炀帝为感谢宇文述的鼎力相助，把南阳公主许配给了宇文述的二儿子宇文士及。然而，宇文士及终究是宇文皇族的后裔，血管里奔腾的是宇文皇族的血液，对于父亲一手安排的这桩政治婚姻，宇文士及并非心甘情愿。但皇命和父命都是违抗不得的，他也只有依从的份。婚后，他与南阳公主生活得并不愉快。对于隋炀帝的专横残暴，倒行逆施，他尤其看不惯，但他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在南阳公主面前装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

李渊胸怀图谋天下之心，宇文士及对隋炀帝的所作所为心怀不满并有家族之仇，两人自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酒足饭饱之后，宇文士及邀李渊去书房，两人敞开心扉长谈，从开运河游江都，谈到西征吐谷浑，从修长城谈到伐高丽，从端门事件谈到“知世郎”和瓦岗军。宇文士及郁积已久的愤懑犹如山洪暴发，倾泄而出：“自从圣上即位以来，徭役就没有停征过，不是营造宫殿修筑别馆，就是挖运河、筑御道、修长城；战事频起，不是征林邑、伐流求，就是打吐谷浑、伐高丽。弄得四海鼎沸，民不聊生，‘盗贼’蜂起。长白山的王薄，高鸡泊的高士达、窦建德，东郡韦城瓦岗山的翟让、单雄信、徐世勣，河曲的张金称……这些绿林‘盗匪’在两年前聚众起事时，都不过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乌合之徒，朝廷不以为然，致使他们越闹越大，如今个个拥兵数万甚至十几万。人心思变，国运日蹙。为前途计，你我可都得有所准备才是！”李渊听后哈哈大笑。于是，两人接着商议如何“准备”之事，直至月兔归墟，金鸡报晓。